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卷五目錄

幽怪

庸盦筆記卷之五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魁星爲學徒換心

無錫顧響泉廉訪光旭以乾隆間名進士由御史歷官甘肅按察使歸而享林下之福一時風流文采翕然爲江左靈光相傳廉訪幼時資性極鈍年十四五讀書無成封翁使在市廛學賈吳俗凡初入廛者一切灑埽傳餐雜役皆任之并須爲先入廛者滌溺器越日廉訪悻悻辭去告人曰雜役吾所不敢辭滌溺器胡爲者請於

封翁誓必奮志讀書雖餓死不願學賈於是下帷攻苦讀書不熟焚香跪而讀之猶不熟則夜以繼日稍欲睡則以水沃面以錐刺股至旦不休及詣塾師背誦茫如也塾師爲講解書義每至舌敝脣焦戒以牢記勿忘明日試之又茫如也越一年塾師謝封翁曰此子篤志有餘而吾力已竭愧無寸效盍早改業毋徒自苦廉訪淚泣固請卒業塾師憐而許之適吳中大饑封翁家素清貧欲賑濟而無力僅存古帖一通聞某學使酷嗜書畫欲售與之而無從也書賈有曹姓者里人呼之曰曹作

悪嘗遊學使之門封翁謂作惡曰吾帖價值千金因急
欲賑饑民雖減價亦嘗鬻之作惡攜以呈學使且告之
故學使曰此帖本值千金吾亦欲救饑民當倍與之價
以二千金購之作惡還告封翁曰學使謂此帖僅值百
金特因賑饑而倍其價今有二百金在此封翁不得已
而受之設廠施粥繼以勸募躬自經畫劬勞萬狀全活
頗多當封翁籌賑時作惡忽得疾而死示夢於其妻曰
吾一生乾沒人財多矣然尚在可原之列此次侵蝕顧
先生帖價千八百金數非甚多陰司以民命至重吞賑

不仁譴罰甚酷既奪余壽又將絕余後嗣顧先生雖限於財力施濟未周然仁心發於至誠善機充溢福在其子不日可掇科第發顯秩吾一念貪財累及妻子曹氏之祖宗餒矣啜泣而去里中微聞其事或謂顧氏子頑鈍如此豈能驟得科第疑信參半未及一年作惡之妻及其三子相繼夭沒曹氏遂絕廉訪年十七八學業無所成塾師教以作文每命一題窮日夜之力僅成一起講且格格不成文理廉訪發憤研思每忘寢食一夕作文苦索不得一字倦極隱几而臥忽見一神如學宮所

望魁星狀左手執盤內盛人心一枚右手執利刃躁躞而前驟剜其胸劃然中開遽以手探其心去復以盤內心補入之拊摩數周胸前脗合如故魁星徐步而去廉訪驚醒則一燈熒然覺戶外尚有足音也自捫其心始而怦然繼而豁然注視所搆之題則已徹上徹下融會貫通振筆疾書遂成全篇明日以呈塾師塾師疑駭謂爲勦襲欲撻之廉訪請試他題頃刻間援筆成篇塾師讀之驚曰汝可以爲吾師矣此吾所百思不到者也自是廉訪讀書十行俱下博覽多識爲文章操筆立就冰

雪聰明名震一時往應小試入泮聯捷鄉會試成進士入部曹年未弱冠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廉訪之誠心嚮學固無不通之理所謂誠至則金石開也然苟非封翁有大陰德則感道不能若是之速蓋必二者兼至而讀書斷無不成矣嗚呼孰謂天道之無報施邪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咸豐年間貴州貴筑縣一馬兵因事伏法越一年其同營一步兵奉差道出某村宿於逆旅有老嫗忽發狂囈

語諦聽之馬兵音也對步兵拱手曰賢弟相別一年矣
我此來無他事我生前在伍當差扣至某月某日尚有
應領錢糧銀六兩八錢吾營把總欺我已死竟思乾沒
致令吾母無以度日今託吾弟歸告把總速將我名下
餉銀六兩八錢付與吾母爲衣食資彼早已列入報銷
册內若欲侵蝕一分我定不與干休也步兵唯唯因問
今在何處當差馬兵曰吾雖死於法然時運所値非吾
罪也上帝憐我一生忠直派我在此村關帝廟享受血
食三年後即須有人更替矣步兵曰關帝乃最顯赫之

神何能容汝頂冒馬兵曰天下關帝廟奚啻一萬餘處關帝豈能一一而享之故選各處有靈之鬼代享血食以功德之大小定歲月之久暫各如其量不爽分寸若我所享不過三年耳步兵歸營以告把總把總大驚查閱餉册果已列銷其數果得六兩八錢亟召其母加數予之後詢知某村果有關帝廟新著靈異能禍福其村民余謂馬兵雖死尚耿耿不忘其母爲謀衣食則其生前之孝可知其享血食三年也固宜

賢應戚烈婦祠

寶應城中有戚烈婦祠殿宇軒敞乾隆年間奉
旨發帑特建者也咸豐庚申之歲有諸惡少在祠中挾
妓飲酒驩呼諧謔無所不至樂而忘疲夜以繼日忽狂
風起於殿外窗戶傾倒燈燭盡滅諸人驚怖失據或爲
窗櫺所摧壓或自隕於庭階皆血流被面身負重傷踉
蹌奔散一少年生平惡蹟最多自觸殿前石獅頭腦破
裂越日而死兩妓顚頓壓埰中面目爲糞土所汙幾失
人形見者無不失笑城中父老聞而驚歎曰嗟乎諸人
敢在烈婦祠中狎飲宜其自速厥戾矣於是有談烈婦

之事者云烈婦生於明之季世不知何氏女也幼字戚氏之子戚子既長而得廢疾僅與一老母同居貧窘不可言狀父母議別爲烈婦擇配烈婦涕泣請歸戚氏然知其父母意不可回一日烈婦乘間自往戚氏請於其姑願留爲戚家婦其姑辭之曰吾子既成廢人家貧又不能養汝當從汝父母另擇佳配爲便烈婦曰女子從一而終吾父母既以妾許字吾夫矣不幸夫以疾廢妾之命也敢冒非義而改字乎吾從父母之初命也遂留戚氏爲主中饋專以女紅養姑與夫孝敬備至其姑病

卒其夫早已廢在牀得復侍養數年而夫亦卒烈婦歎曰吾失所天矣一身飄泊安所歸乎遂自縊以殉焉其鄰里爲之棺斂掩埋然久未得旌表乾隆中

高廟南巡舟至淸江浦

高廟望見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直過寶應入高郵境始不見及自杭州回鑾將至寶應復見此婦

高廟使侍衛登岸問之曰汝有冤欲訴乎抑欲乞錢米乎婦人稽首對曰我戚家寡婦也因忽不見

高廟悟曰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因
特旨下院司府縣詳求孀寡婦事蹟是夕夢見婦人在
舟前拜謝惟因歲遠人湮府縣訪查數年未得實蹟及
高廟二次南巡復見此婦人猛憶前事
嚴旨催問府縣實力訪查父老始有述其事者府縣據
以詳覆江蘇巡撫爲之覆奏
特旨旌表頒發帑金建立專祠規模稱宏敞焉夫宇宙
間惟忠孝節烈歷久不磨烈婦能自達於
聖主以彰潛德幽光於百年之後其靈爽實足貫終古

而不儆何物惡少敢在祠中肆其狎戲其獲譴也宜哉

殉難知縣䵷𩐆

金匱華君元超字鰲峰平生爲人佚蕩不拘細行咸豐七年以拔貢授廣西向武州州判大府檄權平樂縣事未幾賊陷平樂被執賊偉其貌誘之降不屈脅以白刃被傷數處勃然大罵賊乃懸之密室每日毒打凡十四日問以降否仍大罵不已乃殺之而殘其尸其中表弟薛文元覓得其一足招魂具棺奉其妻子懸城而出沿路乞食以行適遇蔣廉訪益澧統兵將赴平樂文元具

稟稍求資助廉訪瞿然召見之問曰平樂故令姓名是華元超乎對曰然問其貌是美髯豐頤頎然以長者乎對曰然廉訪曰然則且留此一二日待吾進勦平樂克賊而回然後送行可乎吾於華令素不相知也前日忽夢平樂令來謁見其手版知其姓名迨進見但請一安而退別無言語而子適至意者吾軍其捷乎越二日聞官軍得勝而回并繫得害平樂令之二賊廉訪召文元使視之一則毒打用刑一則手刃加害者也廉訪乃為華君設位殺賊摘心致祭明日贈白金八兩為路費云

浩劫前定

姑蘇顧杏園太守鴻逵自部郎出守潯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蟂磯磯上有蟂磯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同封爲崇節惠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並無高岡遙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宦賈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夫人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儼然高坐一人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

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
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
然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
恙抵任視事會金田會匪洪秀全楊秀清韋正馮雲山
等斂錢惑眾流毒鄉里是時李武愍公孟羣知桂平縣
事訪縣中公正紳耆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
敏既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請入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
者於外與入密室紳白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至皁役
無不爲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願效力李公曰

諾屆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呼

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公如欲訪之

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悉屏騶從上馬前行頃之悉

執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既與公約部勒其衆導公掩

捕羣酋悉獲之無一免者遂置之獄請於郡守將殺之

郡守不許固爭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

賊皆廣東花縣人也子必欲治之我爲子辦文遞解回

籍斯已矣諸賊既出獄門即被其黨劫去盡滅諸紳之

家遂舉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

以縱賊殃民被識遣戍後復釋回考終牖下豈劫數前定冥冥中不以相責耶然數千百萬生靈貽誤於一人之手而竟不伏其辜何也

故相索命

柏靜濤中堂以戊午科場案伏法其咎祇在失察予以覼縷已覺情罪相當若軍臺效力則更矣乃肅順等用意在修怨以立威必殺之而後快天下頗謂用法過當甚有為之呼冤者肅順將敗之前數日在熱河直廬獨坐其僕從忽聞室中喧嘩聲倉猝奔入則見肅順方作

遜避狀但連聲曰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者肅順平日稱柏相者也兩僕前扯肅順曰何未入中堂何驚肅順如醉如醒謂其僕曰汝等見柏中堂乎頃柏中堂以手自挽其頭對我而笑口稱奉命令人可怖因指示之曰尚在彼處忽復驚曰看中堂亞帛於頸至矣當奈何看中堂即看爽亦因肅順專疏劾奉奉旨賜自盡者也俄而家人環集肅順如夢初覺若已忘前事者自是神氣頹喪智慮亦大不如前未十日而奉旨褫逮矣蓋死期將至敗氣已見而怨鬼乘之為厲也

大臣某公轉生爲光州牧女

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旣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旋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蹶凡三握大臣關防終奉

嚴旨逮下刑部獄遂

賜死其獲戾之故在忌才好勝恃氣陵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聚貪詐無恥之徒爲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棄之所汙

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妾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纍纍也
同治甲子余遊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爲知
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
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
見余曰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妻之房中一
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妻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妻告以
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青記而此女亦有之
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竊其虛實或出
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泆陰間罰

令轉生爲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爲我言之者從前實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

鬼罵陳尚書

戊午科場之案陳孚恩給殺程庭桂之長子余旣已記之矣孚恩將敗之前兩月其長媳有病爲鬼所附忽變男子口音細聆之蘇州語也鬼罵曰陳孚恩老賊汝殺我以媚權姦賺得一尙書好官亦不過做得三歲有零耳因拊掌大笑曰白頭老翁官興雖濃乃亦有此一日乎我看汝兩月之後必以姦狀敗露獲罪然此猶其小

者再閱一年老賊且不能保首領與我相同我不過死於都中老賊當死萬里之外我至此怨氣方平矣自是鬼無日不至無日不鬧往往抉其隱微數其姦慝一家僕婢亦掩口而笑乎恩至不敢歸寓或託辭借宿於外且使人哀懇之願爲延僧唪經拜懺超度鬼曰吾旣已喪吾首領矣超度何爲且老賊之禍皆其所自取我不過宣播之以出其醜耳及肅順伏誅乎恩以奸黨遣戍伊犂鬼始寂然其媳病亦大愈明年回寇陷伊犂乎恩全家死焉人始知靈鬼之能知一歲前事也

玩視民瘼酷報

光緒元年伯相李公以直隸盧溝河淤墊籌款濬築派某觀察督辦工役盧星五太守應楷爲總辦所屬有委員數人分司局務旣淸丈河身及身旁地畝分段取土築堤有老媼赴局控訴云業田十畝與一媳一孫賴爲衣食資今在所丈河隄之內請爲伸理委員以空言慰之曰已丈之地不能更改自當給汝地價老媼曰給價則無田可種終非久計請另撥田十畝以償之委員佯應曰諾久之老媼復來委員仍以空言慰之久之又來

委員厭其煩瀆厲聲斥之復呼吏役示將拘執加扑責者蓋欲懾之使退也老媼號哭而去自念失田無以爲生遂赴水死其媳見其姑死不知所爲亦抱其子投水死此事惟委員以下知之而督辦與總辦皆不知也明年盧太守權正定府篆大病幾危忽若有持帖來請者隨往一處則府城隍廟也城隍神迎謂之曰去歲有一事君知之乎因舉其顛末且見老媼及一少婦一小兒跪堦下作訴冤狀太守辯以實屬不知城隍神曰我亦知君不知也此事在陽間不過失察處分雖得小咎尚

無大譴彼爲委員者經老媼屢次申訴而置之不理又不以告君貧民恃田地以資衣食君坐視其衣食將絕而漠然不動於彼豈有不死之理在委員不過偷懶一時而致死三命絕人之祀是委員雖無欲殺人之心不能不科以抵命之罪也言未旣聞呼號聲甚慘則見兩委員執縛在階下鬼卒以炭火灼其徧體身無完膚奄奄垂斃太守一驚而醒旣卸篆晉省則聞一委員已徧體生瘡潰爛而卒一委員亦生瘡痏甚劇胸腹已穿臟腑流出頃之亦卒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山東某生者老儒也以授徒爲業博通古今性鯁直好任俠見世間有不平事則眥裂髮指少時讀左氏春秋及史記至楚穆王事輒拍案呼曰嗟乎商臣罪惡如此而獲保首領子孫有楚國者數百年尙得爲有天道乎至爲廢食泣下其後讀史至不平之事輒鬱鬱不樂搔首問天或飲酒至醉頹然就枕鼾聲如雷一日方寢忽見一吏役持柬來邀不覺隨之至一處宮殿巍峩門卒若已豫知謂吏役曰王已坐殿相俟矣吏役引某生入

殿見一古衣冠者南面坐白鬚赬顏左右侍立者數十人儀仗如王者吏引某生行參謁禮王者以手招之使隅坐於旁謂某生曰汝好善惡惡之心誠屬可嘉然汝每讀書輒呼天道無知使汝徒見之灰其爲善之心而長其爲惡之膽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惡以爲報施銖兩悉稱或前世有善惡而今世報之或今世有善惡而來世報之其他善惡或本身受其報或子孫受其報變化萬殊不可執一若夫汝所不平之事固有罪大惡極而身享榮富慶流子孫者非特汝爲之不平卽千古

人心皆爲之不平今非借汝之口不足以播告世人故特召汝一遊地獄某生懼曰某生平無大罪孽應不至入地獄惟遇憤激不平之事每呼天道無知則有之請從此力改王者笑曰非欲汝常在地獄今遣判官導汝一觀即送還陽矣判官請曰地獄寒氣慘烈銷鑠元神非授以辟冷丹恐遂不能還陽王者付以一紅丸判官以一粒嚼之於口一粒授某生嚼之導至後園地面有大石板判官命鬼卒舁去之俯視洞穴黝黑如漆穴有石磴判官與某生拾級而下高呼開門則見兩石門豁

然洞開陰風撲面如刀割門內亦有光與風雪陰晦之天相似鬼卒倚門而立皆突目撩牙形狀可怖內有牢獄十餘所鎖錮嚴密某生欲入觀之判官曰此爲第一層地獄凡罪孽較輕者與下層地獄罪孽將滿而減等者居之數百年後便可出獄不必觀也導至空曠處復有一石板鬼卒仍舁去之石磴石門及監牢十餘所皆與前無異如此旋繞而下凡經十八層愈下愈冷凘不可耐幸口噙紅丸勉强支持某生瑟縮不前謂判官曰吾不能復下矣判官曰此爲最下一層地獄無復有冷

於此者汝可放心因導觀各獄鬼卒以鑰開獄門其一曰暴賊之獄入其中則裸身反接者數百人鬼卒或鋸其項或剝其皮或斷其手足一鬼卒提五首梟之長竿判官曰此乃朱粲黃巢秦宗權李自成張獻忠也天道以人命爲至重凡殺一人者必使飲刃一次殺十人者使飲刃十次其餘皆各如所施於人者以報之五賊殺人最多今在此每日必斬首一次明日合其尸首灑以續命湯則復活乃復斬之每年斬首三百六十次然巢賊殺人八百萬獻賊殺人千餘萬以一人一日抵之其

罪限正無窮期也某生曰白起自長平坑卒四十萬外節次殺人復不下四十餘萬今其魂何在判官曰彼居此二千餘年罪孽甫滿今出獄不久耳復導觀逆子之獄則見鐵架排列數百人皆裸身反接倒懸架上鬼卒以驢糞雜穢水澆之自踵至頂淋漓腥臭令人難耐及水將滴淨則復澆之架上皆有牌標姓名某生多不省識惟見楚商臣匈奴冒頓單于吳孫皓宋元凶劭及其兄濬皆在焉判官曰凡人富貴皆前定商臣即不弑父亦可得楚國陰律凡獲罪而及身未受其報者罰加倍

焉子孫未受其報者罰又加倍焉商臣爲楚君時尚無過惡又在此年代久遠本可赦至第十七層獄然彼得保首領而子孫又昌熾數百年茲所以罰愈久也問孫皓豈嘗弑父母乎判官曰以弑其叔母朱太后也又遙望一小室有鐵栅四面冰雪瑩然一人單衣踯躅於其中口噤項縮呼曰寒甚判官曰此隋煬帝也凡嘗爲一統天子者未便施之以刑但使千百萬年在此寒冷之中其苦不減於受刑也又導觀逆臣之獄多有三代以前姓名某生不暇諦視但就其可記憶者則寒浞陳乞

陳恆華督王莽董卓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石虎蕭道成蕭鸞高澄高洋侯景武三思安祿山李希烈朱溫石敬瑭吳幵吳儔范瓊胡沙虎崔立皆在焉每數十人共荷一長枷復桎其手梏其足鉗其口稍一轉動則互相牽掣判官曰此輩生前皆喜專擅權勢故死後束縛拘困使不得自由某生曰曹操之惡不減司馬懿胡不在此判官曰曹操罪惡甚多然芟刈羣雄使生民不罹兵革其功亦稍足相抵且享國未久其子孫爲司馬氏所魚肉受報已慘故在第七層地獄若司馬懿陰險過於

曹操專以狐媚得天下而東西晉享國至一百六十年雖其時變亂頻生仍覺便宜太甚故受罰於死後倍酷也又閻夷羿趙鞅田和王鳳梁冀孫綝王敦桓溫桓元王世充史思明在此上一層卽第十七層獄也又望見冰笆兩處如隋煬帝所居判官指之曰此爲隋文帝此明永樂皇帝也夫隋文帝毫無功德欺外孫以篡其國而殺機深險至盡滅宇文氏之族明之燕王不過吳王濞趙王倫之徒僥倖篡奪而屠戮忠良用心慘刻絕無人理此二人自隋明既亡之後拘到此間隋文帝陰毒

尤甚故使坐針棘之上每一動則痛徹心骨燕王罪孽尤重故其冰室四旁獨置糞缸百餘俾萬古遺臭於惡臭之中罰亦酷矣言未已陡遇腥風一陣濁臭難忍某生幾至嘔吐亟掩鼻疾趨而過忽聞冰室中呼曰某生救我我往時一逞雄心罪惡滔天後悔無及所尤難受者此百餘缸皆係驢糞臭氣沁我心脾子其為我徧告世人世上多一人如我亦得早一日離此也判官笑謂某生曰燕王至此方悔已晚矣生未及答忽聞左邊呼痛聲甚慘則隋文帝也遥視其室則四周皆以赤棘為

藩釘長數寸令人心悸又導觀詭佞姦臣之獄人數不下數千某生所記憶者則潘崇費無極費牛伯嚭郭開江充主父偃息夫躬賈充蕭遙光元韶王偉虞慶則楊素李義府許敬宗周興來俊臣李林甫高尚嚴莊盧杞柳璨呂惠卿章惇蔡確蔡卞邢恕蔡京王時雍徐秉哲黃潛善汪伯彥張俊万俟卨韓侂胄賈似道胡惟庸陳瑛石亨焦芳江彬嚴嵩嚴世蕃趙文華魏廣微顧秉謙溫體仁崔呈秀許顯純楊嗣昌馬士英阮大鋮皆在焉大抵剖舌斷腕之罰爲最多以其好用筆舌陷人也亦

每日一次鬼卒各執一氣筒以生氣照之則復連續某生問秦檜何在判官曰此人跪在岳墳前使蒋目昭彰衆口唾罵且日飲過客之溺數十百次厥味無奇不有使彼嘔逆眩暈奇苦萬狀亦姦臣受罰之變格也又導觀淫妬悍逆婦人之獄則圜囿一大區其中多毒蛇猛獸惡鳥而人數不下萬餘鬼卒皆褫其衣以醋灌其背諸鳥獸聞臭味即來或吞或啄明日隨鳥獸糞溺而出鬼卒復以氣筒吹之須臾復變爲人形則復爲鳥獸所食循環不窮聞妹喜妲己褒姒趙合德等皆在其中

而未及視有兩婦伺闔階下忽有豹來齧破其腹先食其腸胃臟腑再食其身體判官曰此晉之賈后及明天啟乳母客氏也復指一大甕甕有一人浸在酒中掩面啜泣腥臭難近判官曰此唐之武后也此甕即彼浸死王皇后之甕陰司收其甕與酒之餘酰積年愈久酒愈臭敗今已踰千餘年故腥穢若此武后常浸此中每閱三日有一蟒一虺一梟輪流食之食而復生終不離此甕某生曰王皇后何在判官曰上帝憐其貞直柔婉慘遭殘虐已列名仙籍矣導出獄門歷過酷吏之獄逃將

之獄貪夫之獄悍僕之獄猾隸之獄惡醫之獄姦商之獄判官謂某生曰汝來此已久恐不耐冷無庸一一細觀矣又過淫賊之獄兇僧之獄某生曰此中最著名者何人判官曰淫賊以北齊主高湛金主完顏亮受罰爲最重兇僧以楊璉真伽姚廣孝受罰爲最重最後過奸閹之獄獄内有呼號聲甚厲判官曰此魏忠賢方受炮烙之刑也問此中尚有何人則云趙高曹節李輔國仇士良王振劉瑾皆在焉於是周覽既畢判官導由原路旋繞而上至第三層適過一逆子之獄判官曰此中亦

有一冰室某生問何人判官曰唐宣宗皇帝也某生曰宣宗乃唐賢主何以在此判官曰以其弒嫡母郭太后也且宣宗以瑣屑治天下不達大體始兆亂何賢之有頃之已至殿上王者笑問汝來此頗增識見否某生曰某今始知天道之果不爽也王者命吏役送還其家爲吏所推一跌而醒則厥去已半日矣覺寒冷特甚亟煮薑湯飲之數日始復常度某生常語門人妬婦之獄未見呂后或者在第十七層以上惜未一問判官也

此篇大有功於名教須看其用筆虛實繁簡精心營

度處支法故自井然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相傳前明萬歴年間江南某生遊幕山西忽接家書抱斷絃之慼某生因翩翩年少品高學博而其妻尤以端麗著於里黨于歸之日見者皆驚歎曰天人天人忽有神尼入告曰此兜率天宮仙女降凡也八年後當返其眞旣而其言果驗某生感悼不已因念神尼之言有求仙訪道之意居停與河南濟源爲鄰境因往遊王屋山搜奇探勝冀有所遇尋至巖穴幽處夕陽在山獨憇神

祠見一偉丈夫昂然直入土偶神像皆下迎之稱曰大仙某生膝行而前以左手捉其右臂緊握不舍呼曰大仙度我偉丈夫始而堅拒繼而熟視之曰子尚有夙因吾當攜汝一遊天宮姑坐毋躁乃於神座前席地坐談謂某生曰我鍾離祖師也汝因喪妻之故意在求仙汝妻本天宮仙女汝亦天宮之人偶謫此地俟了塵緣汝妻今已歸天我數日前遊天宮見其與諸仙女散步玩月也某生問曰竊觀君儕者實係清虛之氣而仙佛諸家皆有天宮之說何也祖師笑曰汝所謂拘墟之見也

今吾與汝所履之大地周圍凡九萬里浮於太空僅如滄海之一粟地面以上有清氣包裹再上則愈清愈輕人但望見蒼蒼者則謂之天不知皆地之清氣所浮也離地百數十里之外并蒼蒼者而無覩矣蓋太空無外固是空之又空而觀日與地之森布太空則空者未嘗不實夫地之所以浮於空中而不墜者以日之陽力吸之也今吾與汝所仰之日其力能吸二百數十之大地於空中終古旋繞不息而日之陽力又能自浮空中而不墜所吸之地其大有千百倍於吾地者其小亦有千

自分於吾地者而太空中之日雖有善算者亦不能計其數而在吾輩目力所及九重天之內其有八百餘日其大有千百倍於吾所仰之日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所仰之日者而一日之力皆能吸引千百之地球佛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試仰而視天其光熒熒者一星即一地也地何以有光日之所照也又或星體較大其光熊熊者日也日離吾地過遠光不能燭吾地故視之若星也而其所吸引之地大者視如微茫之星其較小且遠爲人目力所不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夫一

地即一星是一地即一天佛家所謂三十三天不過就其苦樂等級言之儒家所謂九重天就目所能見略分遠近言之其實此地之上下四旁雖擴之千重萬重萬萬重皆日也皆地也即皆天也吾不能究其所極也某生問曰然則仙佛家所謂天宮者實由此地到彼地耶敢問此地在三十三天中苦樂如何祖師曰若分九等此地當在四五之間夫佛家之說有肉界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此地乃肉界天也若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不在西方實在兜率天宮乃儒家所稱第一重天也

蓋宗動天中有一大地爲極清極虛之境卽是無色界天惟其清虛所以能樂古來吾地之神聖仙佛大半由此天降生一謝塵世神仍歸天亦有苦志潛修功德圓滿而升此天者蓋必其充養完粹純係太和元氣平生無七情之牽縛其神乃能居此清虛之境否則雖有生天之樂亦難到此天也某生曰世俗有上八洞神仙之說而大仙爲之領袖想皆能到此天敢問第一天之上尚可到乎祖師曰吾地開闢以來神仙不少皆地仙也卽間有能遨遊諸天然其道力廣遠能到第一天者亦

惟余輩數十人其數不必拘以八也蓋由此地至第一天有數萬萬里之遙太空之中無風可御無雲可騰惟道力最大者能乘日光一綫之所射而至焉然第一重天之外雖尚有萬萬重天以其過於遼絕星日之光所不能相接者雖神聖仙佛亦終不能到殆亦猶兩地之懸於太空此地之人不能到彼地也其生傾聽祖師之言不覺日已西沈山空夜靜星斗燦然因有攜遊天宮之說力懇不已祖師曰第一天宮離此極遠吾以神行而不以迹行本可緣星光而上但既須攜汝則非緣日

光不可盡再縱談俟日出乎於是互相問答已過夜分某生多聞所未聞者祖師出一枕授之曰汝姑就此假寐先洗汝塵俗氣吾將往東海觀日出與純陽祖師一敘即來攝汝神遊天宮也某生就枕而臥所歷之境與舊說所傳黃粱夢相似覺而神氣灑落解脫塵慮翛然有凌雲之意祖師適返正日出也祖師令某生閉目在其腦後一拂某生即自覺入祖師袖中微聞矢激風飄之音已而寂然頁久有聲復寂如是者數次約兩時許祖師引某生自袖中出曰到矣則見綺霞成文奇花異

禽別一天地謂之曰汝嚮者所聞之聲乃拂大地之罡風所激迫過太空則并無風又聞聲數處者則過數處大地之邊也於是祖師導某生御風而行某生自訝何以忽能御風祖師笑曰汝之形軀何嘗到此吾今攝汝之神也忽到一大園林異香馥郁樹皆大逾十圍祖師曰此旃檀樹也俯視道旁綠草繽紛間有幽蘭高八九尺諦審之如世所謂素心蘭者奇芬撲鼻沁人心脾又見叢桂數千株黃英爛漫金粟飄墮香風徐拂每粟一粒其巨如椀又過梅塢荷沼芍藥牡丹之樹無不異境

特開黃牡丹紫荷花皆大逾車輪祖師曰吾地佳花一開便謝此間則四時不斷隨處皆有又指徧地綠草如茵目光一新者曰此瑤草也大樹下輪囷斑駁徑逾數丈者曰瑞芝也又見白鶴孔雀錦雞鴛鴦之族巢於巨樹如鳥雀之多有四五大鳥五色璀璨飛鳴而過聲音嘹亮令人神氣一淸祖師曰此鳳凰也昔以虞舜文王之聖降生吾地此鳥亦隨而下降今已久不到吾地此間則隨處有之也又見街衢整潔居民皆熙皞自得或在木樨旃檀樹下乘涼或垂釣幽溪曲澗以爲樂貴金

白玉皆以鋪地民家牆壁皆砌以白玉翠玉或如大理
石之屬祖師指曰此間此物到處有之人人皆得享受
非若吾地之以罕見珍也某生問曰此間未見有男女
同居者亦未見孺子何也祖師曰凡人修到此間皆已
六根清淨無飲食男女之欲所以永無爭端永無劫數
終古人民不增不減亦有偶動塵心謫下諸地者謫限
已滿即返其真或因昧本根終於謫墮或因積世苦修
新升到此究亦不多惟此地爲上帝所居凡諸日所攝
引之地球十萬有餘其成毀盛衰治亂悉受上帝之主

宰或欲開闢一大地或有除舊布新之事則選此地之
大有道力者降生其地以奉天行事事畢亦仍返其眞
此地之人乃十餘萬大地之人之根柢也大抵每一地
球由開闢而混沌而復開闢者或不能以數計凡地球
行到軌道極寒之處人物不生卽是混沌閱千萬年而
軌道又改卽復開闢卽如盤古氏爲吾地開闢之祖已
十餘次其爲各地開闢之祖又不知凡幾蓋以其性情
純樸於人生之初最爲相宜上帝用人亦各盡所長也
正談論間祖師忽愀然曰今日爲上帝召樂正后夔奏

韶樂之期凡曾降生吾地爲神聖仙佛者皆應召往聽樂此會一年一次不可失也努力速行從我聽之且可瞻仰神聖仙佛俄至一處宮闕巍然閎麗無匹道閭內殿傳呼開門中門洞啟祖師謂某生曰神聖帝王將入矣吾與汝屛息遠立姑就前史所記之謚號姓名一一告汝雖其神皆各返其眞今並無此名號而欲使汝易知則非實指其人不可俄見由中門入者百餘人祖師所指有身長二丈餘者盤古氏也天皇地皇人皇亦皆長一丈以外又古皇之聖者數十人多前史所不傳者

又有巢氏燧人氏無懷氏葛天氏伏犧氏女媧氏神農氏軒轅氏少皞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帝堯虞帝舜夏王禹啟少康商王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周文武成康宣王漢高祖惠帝文帝武帝昭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昭烈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高祖後周世宗宋太祖仁宗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孝宗俄有搢笏垂紳而入者則周公孔子也中門既闔左門復闢祖師所指則有古皇之佐數十人又見有四目者倉頡也於是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沮誦稷契皋陶伯益伯

夷夔龍垂奚仲女艾伯靡相士關龍逢伊尹萊朱彭祖
咎單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傅說祖巳微子箕子王
子比干膠鬲太公望召公奭畢公榮公泰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括虢叔鬻熊辛甲周任史佚召虎仲山甫尹吉
甫張仲正考甫萇宏公孫僑蕭何張良曹參文翁汲黯
丙吉黃霸龔遂鄧禹馬援寇恂卓茂袁安楊震李固王
允諸葛亮魯肅蔣琬羊祜祖逖謝安高允元勰蘇綽劉
文靖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狄仁傑徐有功張柬之崔元
暐劉幽求姚崇宋璟蘇頲張九齡張巡郭子儀顏眞卿

李泌崔祐甫陸贄楊綰杜黃裳李絳裴度韋處厚李石
王朴呂端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旦王曾韓琦富弼范仲
淹包拯司馬光鄒浩陳瓘李綱宗澤趙鼎岳飛洪皓陳
俊卿趙汝愚眞德秀魏了翁陸秀夫文天祥耶律楚材
廉希憲余闕劉基方孝孺于謙王恕劉健謝遷劉大夏
王守仁楊繼盛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復闔則又有太古
衣冠者十餘人及南仲方叔鮑叔牙管夷吾先軫狐偃
百里奚甯俞鬭穀於菟孫叔敖士會叔孫婼子家羈申
包胥沈諸梁樂毅田單魏無忌李牧韓信周亞夫衛青

霍去病霍光趙充國蘇武張騫魏相陳湯吳漢賈復馮異岑彭耿弇來歙祭遵班超皇甫規孫策趙雲龐統張飛周瑜陸遜陸抗周處王導周訪温嶠陶侃謝元慕容恪王猛韋叡張須陀李靖薛仁貴蘇定方裴行儉李光弼段秀實李晟馬燧渾瑊韋皋李德裕錢鏐韓通曹彬狄青張詠韓世忠吳玠劉錡虞允文孟珙張世傑穆呼哩託克託速不臺察罕特穆爾董摶霄庫庫特穆爾徐達常遇春鐵鉉徐輝祖張輔李賢楊一清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俞大猷隨後又有夏禹之佐五人及李冰王

巽王横賈魯宋禮潘季馴等隨後又有太古衣冠者數人及僦貸季岐伯俞跗巫彭伯高少俞桐君太乙雷公長桑君扁鵲倉公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及忘其姓名者十餘人陸續並入左門復闢祖師曰此經師人師與諸孝子將入也旋見古衣冠者三十餘人及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柳下惠季札蘧瑗史䲡又顏子曾子閔子二冉子等三十餘人皆七十二弟子中之允哲者又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伏生大小毛公董仲舒韓固

河間獻王劉德許慎鄭元郭泰黃憲徐穉陳寔龐德公司馬徽管甯陶潛王通孔穎達元德秀陽城楊時羅從彥李侗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黃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因許衡吳澄薛瑄曹端胡居仁羅欽順陳獻章又有孝子近百人其能憶其姓名者僅孝巳伯奇董黯姜肱王裒王祥華寶等數人亦有史册失載湮沒不彰者皆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又啟祖師曰此仙佛將入也告以釋迦牟尼并彌勒諸佛率文殊普賢觀世音諸菩薩巳入又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廣成子許由巢父卞隨務

光普爸伯成子高老子赤松子浮邱公洪崖先生列御寇王子喬關尹喜蒙門子高安期生魏伯陽梅福嚴光梁鴻徐庶陶弘景及呂巖陳摶邱處機等共三十餘人皆入祖師擕某生手曰願同入乎遂請謁者觀門衞則祖師本有座在内復請謁者爲某生添一坐於末位樂之始作聲之以金俄而八音迭奏復振之以磬而條理終焉樂師復爲韶衞之舞韶護之舞象衞南籥之舞某生觀聽既畢覺藥附聖人之德意穆然神清陶然氣平其樂不可思議祖師挈某生臨諸賓而散且談且行謂

曰此即孔子在齊所聞之樂三月忘味者也吾地自孔子既往不能復生聖人其元氣遂不足以存此蓋上帝主宰覆地之道妙惟聖人能與暗合雖仙佛不能無偏也某生默念向見帝王漢惠帝美麗少年而昭帝狀貌魁梧因問漢宣帝不在此而轉有惠帝武帝昭帝且又無唐太宗何也祖師曰凡人得生此天者必於誠明二字有一獨至之處譬如精金成色毫無渣滓文帝爲人較之惠帝稍有渣滓而其功不可沒武帝魄力雄大宣帝雖察察不如昭帝之自然今宣帝在第二層天叉第

三層天内有一地球適逢此准上帝知唐太宗才力雄厚獨俾降生以掃蕩之事定創仍到此天又如元太祖明太祖原自此天降生吾地元祖殺伐過重上干天和明祖屠戮功臣淫刑以逞今皆降在第三層天矣某生又問韓信張居正等或不甚純而生此天何也祖師曰彼不知上帝之妙用乎凡由此間降生者或偶因獲譴俾下罹災厄以折磨之且立功以贖罪罰滿則仍到此韓信是也且左右兩班原不謂拘文武之說在右班者或氣性稍有不純而才力實不可及也某生問何以未

見關公祖師曰關公爲吾地大神督察不平之事有時
上帝偶召至此今日適值事務殷繁不遑暫離卽如湄
洲天后以尊顧數萬里海面濟危扶傾亦未暇來此也
某生仰視天際忽見紅日銜山雲霞五色層遞而上如
蜀錦之燦爛或如巨虹橫亙天半五色相間祖師曰此
卿雲也吾地數十百年乃一見詫爲異瑞此間則日入
日出之時無不有之蓋山川之氣至輕且清游雲偶升
映斜照則爲卿雲映明月則爲月華亦惟生此天者能
享此眼福也俄見皓月東升仰視天中又懸一月某生

間有兩月何也祖師曰此天有四月環繞或此缺而彼圓或此沈而彼升故每宵無無月之時亦有四月俱圓同時並照者每月不過兩日則光華適於白晝今夕適逢良宵去此百餘里有名勝一區吾與汝俱往小憩此區為留經降生吾地之諸女仙賞月之所而雅客遊人亦俱集於此汝適值此良緣或可與汝妻一會也乃駕雲而行須臾即到樓臺池榭引人入勝路口有一亭祖師曰可在此小住女仙來者必由此過吾與汝坐曲檻候之於是三月已上俄而四月齊輝亭下有一醴泉可

鑑髮亭外有仙人掌大逾數丈祖師俯汲醴泉仰掇甘露各半相和與某生分飲其甘香淸冽非世間所有頃之見輕雲出岫蒸爲綺霞掩映四月如滿天錦繡輝煌五色異樣奪目祖師曰此月華也俄而淸風徐來隱隱聞雲璈仙樂諸女仙已簇擁而至駕輕車者乘駿馬者坐肩輿者吹洞簫者吹玉笛者擊檀板者揮羽扇者執麈尾者或聯袂同行或獨自瞻眺服色各異鳴佩鏘然皆由此亭徑進內殿祖師一一指示除太古女仙二十餘人外某生所能識者后妃則有華胥附寶嫘祖姜

嫄簡狄慶都握登娥皇女英塗山氏太姜太任太姒邑姜周宣姜后衞莊姜晉獻賈姬楚平伯嬴魯吳孟子代靡笄夫人秦武皇后魏姬齊無鹽后漢戚夫人孝惠張皇后邢尹二夫人孝昭上官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班婕妤王昭君光烈陰皇后明德馬后宏農王妃唐姬昭烈帝之孫夫人吳朱后全后晉孝懷梁后穆章何后苻秦毛后唐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後唐韓淑妃後周世宗之小苻后宋開寶宋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欽宗朱后元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

甯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高慈馬后誠孝張后宣德胡后正德夏后公主則有虞甯明燭光秦弄玉漢魯元公主金岐國公主等十餘人命婦約有百餘人因去亭稍遠祖師匆匆僅指示三人曰孫伯符之橋夫人孫翊之徐夫人周公瑾之橋夫人又西王母約同賢母壽母百餘人登含元閣賞玩月華祖師約略望見孔子之顏母及前史所著之孟母陶母皆在其中又聞有節婦貞女孝女百餘人在景德樓玩月如緹縈竇娥曹娥高愍女岳鄂王之幼女徐中山王之第三女皆在其中惟

自樓後幽徑入門登樓未之見也又有民間婦女無品秩者百餘人三五爲羣各在亭榭徘徊憑眺祖師曰此散仙也遂指一亭謂羅敷木蘭綠珠紅拂皆在其中某生旋望見其妻姍姍來遲其妻亦已有所見謂其伴曰吾口微渴當往亭邀掇仙人掌甘露飲之隔檻謂某生曰吾在此甚樂君夙根甚深得藉大仙之力來此一遊然尚有十一年塵限未滿屆期可仍到此閒花晨月夕良覿有緣也遂翩然而去是時月華益朗五色之雲蒸爲異彩二十餘檨或鋪如織錦或互如橋梁或矗如七

級浮圖或分如千條匹練諸仙皆鼓掌稱奇某生漸見
蓺時聽樂之帝王將相亦有來遊者或駕麒麟或駕角
端或駕神獅皆文彩彪炳非世間所得見俄見漢惠帝
與張后同載照烈帝與孫夫人同載周世宗與符后同
載孫伯符周公瑾與二橋夫人同載皆馳騁笑語以爲
樂某生訝問大仙纔言此間無男女之欲故無生育亦
永無刦數適又見夫婦同車何也祖師曰彼皆朋友也
非夫婦也此間本無男女之欲故男女相友不以爲嫌
諸仙皆在此已千萬年各就其性情所近而相與爲友

或有相視一笑偶動塵心遂下降爲夫婦者夫上帝豈暇一一察之亦豈有意謫之蓋塵心一動則此間至輕至淸之氣自不能居也至塵緣之久暫視其情之深淺而定諸仙在塵世爲夫婦不過數年或數月耳其暫爲夫婦者幻也及各返其眞則雖仍相與爲友而其心寂然不動故雖同車而不以爲嫌以本無嫌之可避也汝將來到此與汝妻晤敘之處亦必在此等名區耳俄見蹁躚女仙跨一鸞持束飛行於是漢惠后昭后哀后平后孫夫人吳全后晉懷后穆后唐韓淑妃周苻后宋宋

后孟后朱后元儒宗后皆騎鳳凰向景德樓而去但聞人云曹夫人班昭邀諸后妃往樓中賞月也某生問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聚會何以諸后妃又往祖師曰此諸后妃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葆貞節而不知位至后妃苟爲事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於平民者此中諸仙以漢惠后之全節爲尤苦向皆在景德樓玩月今獨不在諸女仙覺寂寞寡歡故遣使邀之耳某生因問蕊所聞之韶樂上帝亦一年一年僅聽一次耶祖師曰如今日之盛會固一年一次上帝又每年自召后

夔奏樂四次並有小會二次一則五教之師一則供奉內廷之人如吾地所謂翰林院是也某生問吾地但聞有三教而此有五教何也祖師曰孔子爲儒教之師其道默契帝心最爲顛撲不破雖亙千萬古統千萬地球皆不能易也佛氏老氏皆竊見聖道之一偏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然亦未可盡廢佛老之前本有楊墨楊氏近於老墨氏近於佛而又各有不同當時爲孟子所闢其道固已熄矣然楊子之書雖無傳後世有山林隱逸獨善其身者實楊氏之學也墨子學雖有弊而救世

之心無窮自知其道不能行於中國當時泰西鴻荒初闢教化未行乃請於上帝願生此土遂降爲耶穌歐美兩洲皆崇其教蓋聖教不能驟及得此以維持絕域之人心者幾二千年其功自不可沒雖其形迹又與墨氏之教稍殊然其原實出於墨氏之學至天主教實已悖耶穌之旨尤爲彼教之異端不可同年語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到九重天外恐不出五教之範圍矣某生問謨罕默德之教所行廣遠亦與耶穌相埒何以不在此列祖師曰回教陰鷙悍戾專尚詐力究屬魔道其

微將熄矣今到夜半遊人已散姑勿多談吾導汝往翰林院一訪諸賢待到天明卽可送汝歸也於是復御微風而行過一甲第巍如宮殿祖師指曰此孔子及諸大儒所居也其左右兩旁院稍低指左院曰此釋迦牟尼及諸菩薩所居也指右院曰此吾師老子及諸仙所居也指又左一院曰此自古山人隱士所居也而楊子亦在其中楊子並不能爲此教之首不過推闡其說耳且其道力遜於許由等遠矣指又右一院曰此墨子郎耶穌所居也某生望見中殿之上瑞氣氤護如黃雲繚繞

與月華爭輝左右兩院則雲氣作紫色再左右兩院雲
氣作淡紅色云又至一處如衙署者入一總門則其內
又有千門萬戶各自為一署祖師歷指數署曰此第二
層天人所居也又歷指數署曰此第三層天人所居也
皆非汝所能知步行良久導進一署其內亦有廣廈千
餘間一院甚大諸人皆在此納涼玩月吹竹彈絲賓朋
既多不相聞問祖師與某生徑自入座而一一指示其
人大抵博收總攬文武兼資如容成大撓伶倫隸首羲
和仲叔唐都洛下閎李純風僧一行郭守敬之推步及

律算晏嬰詐舌於東方朔之博辯屈原之辭莊周枚乘賈誼劉向韓愈柳宗元李翺歐陽修曾鞏之文宋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之賦曹植左思郭璞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高啟之詩及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垂殳斨伯與公輸般之巧詹何之釣弈秋之弈養由基之射宜僚之丸瓠巴之瑟伯牙蔡邕嵇康之琴孫登之嘯顧愷之吳道子張僧繇倪瓚唐寅之畫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之書法張旭之狂草凡有專長無不畢集旋又導至一院見室中書籍汗牛充棟排列長案秉燭

鈔寫如書吏者約千餘人祖師曰上帝欲蒐羅十萬地球之史事輯爲成書命左史倚相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四人爲總纂酈道元劉知幾杜佑劉恕范祖禹劉攽宋祁馬端臨等十餘人爲分纂並有供事三千餘人分班輪寫然方言文字之各殊者不下九百餘萬種繙譯已大不易所以開辦將二千年尚難告成四君亦爲此事所縻未及降生吾地久無良史才職是之故某生偶取案上一冊繙閱皆蟲書鳥篆竟不能辨一字祖師曰天明矣遂尋原路而行展袖使某生入其中閱二時許仍

還玉屋山之神祀某生見一人形骸與已無二奮力合之遂蹶然而起恍然如一大夢祖師笑曰此遊樂乎吾去矣縱行數步忽已不見某生復遊幕閱十一年果無疾而終

上篇誅姦訣於已死此篇發潛德之幽光非二十四史爛熟於胸中斷不能如此平允的當兩篇雖由佛家地獄天堂之說推闡而出然意義宏濶理解澄瑩實有佛氏所未發揮者此篇處處歸到中和並無佛經偏駁艱深之弊前後約六千餘字融會貫通思議

展拓超邁均爲前人所未及覩其點綴情景令人穆然神往

漢宮老婢

同治初年粵寇蔓延秦隴江西某生以拔貢從戎一日隨官軍逐賊終南山窮搜蹤跡途徑幽險日影西沈某生單騎落後徬徨無投宿處遙望山坡隱約有人家策馬赴之僅有土室兩間室外花草奇秀泉石幽勝繫馬於樹徘徊四矚倏見一人自林中出以薜蘿爲衣毛髮蓬鬆驚爲怪物而避之其人呼曰勿走我乃人也返而

視之頭面皆有綠毫長七八寸然疎而不密見其本質嫣然蓋一姸淑之女仙也某生告以借宿意女仙指土室曰此吾之敝廬也然男女有別因導往一石室使居之俄而皓月騰輝山空境寂女仙呼某生坐石上對談古今事某生問女仙里居年歲女仙曰我漢宮舊婢也居此已久不復能記歲月矣我本長安良家女生於漢高帝入關之歲惠帝四年選立中宮是時帝姊魯元公主爲宣平侯張敖妻宣平侯前婦有一女太后以其美且賢也欲與張氏爲重親遂以黃金二萬斤爲惠帝聘

立爲皇后我亦被選爲宮婢專司椒房之厠漢制凡宮中厠數十處皆以閹人蠲除不潔惟皇后燕寢之地雖閹人不得輒入故別設宮婢四人我其一也我侍張皇后十二年每伺后將入厠爲之灑埽爲之揭裙捧匜蠲除糞溺久之后悅余勤謹賞賜稠疊會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立文帝用曲逆侯陰謀誣惠帝諸子爲呂氏子而盡殺之幽廢張皇后於北宮僅留侍女數人余乃被遣歸家是時宮門扃鐍牢固每日僅啟小門片時以通食物余乃背圜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晨起隨食物入

宮皇后見余悲喜交集重賂閽者出入始無所阻余誓終身不嫁復侍后居北宮者十七年后年四十二無疾而薨文帝用大臣議葬之安陵旁域不發喪不起墳不用珠襦玉匣其禮與待惠帝後宮諸美人無異余遂披髮入終南山餓啖木實渴飲泉水常兀坐土室中一日忽見白雲護廬一女仙冉冉而下謂余曰張皇后已歸無色界天感汝忠誠特貽神丹一粒服之可常爲地仙余自是徧體生毛無寒暑迄於今日不知幾經甲子也某生曰史言張皇后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

殺其母有之乎女仙曰此皆太后所爲也惠帝晚年多病太后欲定人心遂告大臣曰皇后已有身矣其後大臣乃誣后佯爲有身實則后並不知有此事也后配惠帝不及四年無子乃其常理而帝所幸後宮美人已先後生子七人皇后性不妬忌皆撫如已出太后乃命后取其一人立爲太子太后又恐其母有漏言潛遣宦者縊殺之后亦未之知也少帝即位四年乃自知非后所生頗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而立常山王弘爲後少帝茲所以訛言紛起也某生問張皇后既無大過而廢處北

宮何也女仙曰太后斂怨於大臣久矣后實因太后而波及也然太后臨朝八年后多所匡正太后誅諸大臣又謀害代王齊王等后皆泣諫止之太后欲引宣平侯與產祿同秉政后又為之力辭及呂氏將作亂張皇后斂諸門鑰使產祿等不得輒入殿門呂氏遂敗此其賢德外廷亦有所聞所以諸呂及樊伉等皆被誅而張氏獨無恙少帝兄弟皆被殺而后但徙北宮也某生曰張皇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文帝獨無尊崇之禮何也女仙曰一興一廢疑忌之懷賢者不免當是時或議賜后

死或議出后歸張氏文帝知其素性柔懿無足深慮故
置后於北宮而貶損其禮數不以后禮供養又遣一宦
官一宮婢監護北宮此兩人揣摩時局肆意陵侮當惠
帝之納后也行問名之禮呂太后賜后之名曰嫣及是
時兩人於北宮之宦官侍女皆改其名曰嫣并其姓名
呼之后亦默然無言北宮有一小苑花草幽勝后每喜
往瞻眺二人曰彼幽廢之人耳何得輒至殿外瞻眺因
常鎖苑門后每逢春秋佳日必再四向二人請鑰始得
一往由是鬱悶成疾余有一寶鏡願覩之乎因袖出古

銅鏡爐之以氣忽見鏡中千門萬戶宮闕巍煥者未央宮也有一冕旒者容貌秀偉臨御前殿儀仗甚盛宮娥數輩扶一美人服飾麗都容儀端豔向上三跪六肅女仙曰此惠帝臨軒册立皇后后方謝恩也某生問此時皇后年幾何矣女仙曰惠帝四年后年十四然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若以夏正叚之乃在惠帝三年之冬是后實年不過十三耳某生曰后年十三而如十六七者何也女仙曰宣平侯狀貌修頎后早年長成實肖其父是以惠帝見而悅之太后探帝意而立之某生復諦視見

署西遺經樓校本

未央宮內一殿陳設精麗篆額曰椒房皇后方對鏡梳裝𩯭髮如雲侍女數十人奔走左右房內有琴書織機其首飾有玉珥珠旒金步搖之屬冠上有一大珠徑六七寸精光奪目梳裝已畢宮娥以禮服進佩以瑤琚帶以鞶鑑女仙指示之曰此將朝太后也后自正位中宮每日黎明即起傅姆爲修容飾朝太后宮上食如禮禮畢傅姆爲述前訓及古德言容功之教至於鼓琴習書每日皆有恆課有專師紡織爲導民之本亦宜習之終日汲汲幾無暇晷名爲皇后實一女弟子耳忽見后起

立更衣兩足露於裙下其履式圓頭方底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五六寸女仙曰此所謂遠遊之文履也漢宮后妃皆用之某生始悟古者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云女仙復拭鏡噓氣忽見宮中如發喪之狀后與美人百餘伏哭殿上羣臣數百人伏哭殿下女仙曰此惡帝晏駕時也張皇后年十七矣因指一素服端坐而有剛猛之象者曰此呂太后也須臾復見后素服在宮支頤半晌旁有一婦人年三十餘若與后絮語者女仙曰此后母魯元公主也后居喪甚哀水漿不入

口者七日矣故太后召公主入宮勸慰之復拭鏡噓氣忽見宦者八人以軟輿舁后面有愁容女仙曰此呂太后寢疾時欲使后臨朝稱制后自以稚齡守寡是時年僅二十有五不欲接見羣臣尤恐受產祿辟陽侯之押侮故往見太后謝泣力辭也其生日后之裝束竟與老媼無異昔何華麗今何樸略也女仙曰后自守寡以來撤環瑱去簪珥屏脂粉每朝太后祇御青素布衫一襲產祿辟陽侯等恆伏兩廂窺伺之后竟自毀其容首挽椎髻如老媼者然彌覺瘠黯如仙人后亦益自危也

於是復拭鏡噓氣見未央宮北又一別宮蓋北宮也庭
階閴寂侍女不過二三人后方手執一編焚香靜坐女
仙曰此時后居北宮已八年年三十三矣后早年多病
惠帝太后常徵名醫購珍藥爲后療疾迄未全瘉及入
北宮每召一醫必敦請宦者轉奏天子然後有司發管
鑰啟宮門納醫醫官望風希旨既不盡力藥物亦以濫
惡者充數有時宦者斥后爲假病不肯轉奏后誓不再
御醫藥卧病一年幾致不起一日忽理舊篋得惠帝所
遺鍊神修性之書服而習之遂能導引辟穀一年以後

已得仙訣矣因復拭鏡噓氣見一羽士徘徊北宮門外

曠望久之復有美人百餘陸續向后再拜出宮女仙曰

此后年三十七歲時惡帝後宮美人咸來拜別羽士乃

新垣平也新垣平得寵於文帝嘗過北宮晒曰此中有

幽人焉吾封侯之機在此矣於是入奏文帝謂北宮有

兵氣恐不久有變文帝曰彼一失勢幽廢之婦人復何

能爲惟惡帝後宮美人百餘眾居北宮怨氣所積恐干

天和於是下詔出惡帝後宮美人皆令得嫁新垣平力

勸并出張皇后於外且曰惡帝無後嫁之亦可帝不許

於是始覺新垣平之奸後遂誅之而夷其三族云某生曰今觀后之端麗雖頌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能髣其形容即以豐顏而論何百餘美人竟無一及之者女仙曰此百餘人在惠帝時皆極一時之選然每見張皇后未嘗不自慚也某生方凝神注視女仙怒索鏡袖之曰日已出矣某生欲商借其鏡女仙笑曰子尚未悟邪凡子所欲見者須臾閒皆見之矣雖千萬年以來之事在吾鏡中猶須臾也久借何爲遂策某生之馬曰走馬乃絕塵而馳須臾已歸大營而前事恍如夢境焉

北齊守宮老狐

冀子偲大令友芝 嘗爲余言其同年生有王君者雅俊士也會試後就館晉陽所居在魏樓之下樓有狐仙終年封閉時聞樓上有嬉笑聲行步聲既久與之習初不以爲異也王生故豪於酒工於詩嘗儲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繙閱新詩旋吸兩壺酒傾之須臾頹然倒地化爲老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狐置牀上以衾覆之而危坐吟詩不輟至四更許狐已醒宛轉復化爲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

曰今夕可共爲樂何必走也美人笑曰我塵心已斷千餘年矣徒以耽詩嗜酒爲君所賞令人赧然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也他日不妨爲淸談良友遂瞥然而逝其後每風月之夕美人輒至與生對談所述古事多有與前史不合者生問居此幾何年矣美人曰已千二百餘年矣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於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注名仙籍今再修鍊數百年當可飛昇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爲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

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兜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人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諸侯以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宮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爲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已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郎以爲字焉自其幼時余入希宗之家爲婢事之亦旋知余爲狐也呼余爲狐婢祖娥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爲次子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爲大將軍

見祖娥而驚豔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大喜余貌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爲僞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既聞祖娥失節則大訾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爲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稱號大齊皇帝立祖娥爲皇后余亦封爲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

淫酗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斷其首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憚所言必聽然齊主性奇妬椒房之中雖宦者不許輒入皇后出則以珠旒蔽面不使左右得見之祖娥性最慈仁每見齊主嗜殺或悽然不食終日不言不笑齊主懼每爲之罷殺或時以片言徐解上意前後全活不下數萬人齊主在位十年而殂謚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弒太子殷而自立逾一年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爲王時窺見李皇后之美及即位李皇后居昭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

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跪告祖娥願以身代聳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皇后也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余爲李皇后也頗甚得寵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卻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久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是時余方應東嶽之命至海濱驅疫鬼未及在宮保護祖娥方憂思半晌支頤而坐見齊主茫然不識錯愕視之齊主怪其不爲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今子何在

左右欲爲解圍乃詭對曰昨李皇后生女一日即自死矣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執太原王紹德入宮亂棒擊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袴撻之時值臘月嚴寒祖娥身無寸縷齊主手自撾撻之百餘下流血淋漓而死投之渠水余方由東海還宮忽見祖娥已罹酷禍亟以眞丹置其口中煦以生氣閱兩時而蘇齊主命盛以絹囊載以犢車送入妙勝寺爲尼時祖娥年三十四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其側凡養傷半年而愈

其後十五年齊爲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素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不得已隨護西行以重金賄周宥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免入宮置之長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得放還趙郡蓋至是而其謫限始滿其數十年禍患磨折非人所堪也限滿之後原可還天仙本位惟其久染腥聞非一朝夕可以滌滌當其被擄之時哀但驚懼大損元神是以滯於地仙必靜攝千餘年之後乃可飛昇今亦爲期不遠而余三次設法護主竟使謫

仙完貞守節尋仙感之上帝嘉之已得注名仙籙當與祖娥同時上昇矣蓋王生所聞於狐者如此以語莫君子偲子偲曰吾觀北齊書李后傳言后容德甚美夫趙郡李氏乃北方第一名家后又素著賢德固知姊姊腹大之語雖后于太原王亦誤聽傳聞也因又曰狐言李后尙爲地仙則彼當知其所在矣盍再詢之王生曰諾

北齊李后爲地仙

其後美人復至齋中夜談王生問曰汝言李后爲地仙今果何在美人曰君十九世前爲北周長安令方祖娥

之居長安尼寺也適周天元皇帝即位淫侈逾度連立五皇后意猶未饜謂左右曰古稱燕趙多佳人吾聞高氏諸婦李后最美先帝滅齊得此國色差快人意今雖年已五十吾將選入宮中立為皇后祖娥聞信欲自殺余時方為侍婢復以奇寶賂君選一老婦詭稱李后天元詫曰此等老物亦負重名邪立遣出宮祖娥之獲保貞節君與有力焉今當有一面之緣君盍往五臺山一遊乎因告以路徑曲折且云徑旁奇花異草當以絲絲繫之王生如其言以入果有絲絲誌花草上行十餘里

徑將窮忽見美人俟於道左笑引之前行復經數轉異境益開曲澗飛橋珍禽馴獸儼然仙界巍樓矗立雲表隱隱如宮殿至門宿衛之士皆古衣冠美人爲通姓名司賓者引入客廳美人曰我請入內爲君先容久之闐環珮聲璆然有四宮人引一麗人搴簾而出圖畫中所未睹也行禮畢分賓主坐相去丈許王生竊視之年似未滿三十者亦端莊亦淑豔亦靜逸手攜佛珠一串珠皆徑寸如明月未及諦視忽宮人移一黃紗步障隔於前始聞有言曰老身屏居深山一千二百餘年閉門習

靜求嘗見一塵世今日吾子有一面之緣亦係前生注定旣承枉顧宅東有花園一區當令司賓者導往居之周遊三日可窮其勝因聞嚶然一聲曰來宮人趨而前移步障蹕之環珮聲漸遠遂入內矣王生悵立凝望司賓者導往花園牀帷几案及一切陳設皆極精雅奇古飮膳皆山中果品嘗一二枚即可終日不餓司賓者導之徧遊園中凡泉池樓閣之勝鳥獸草木之奇多人世所未見過一小屋門上題黑獄二字因問此何獄也司賓者笑曰君欲觀之乎曰然因命獄卒開門窈然深黑

重遺經樓校本

陰風慘澹獄卒入內久之取一銅盤以出其蓋鐫八字曰北齊淫賊高湛之魂啟其蓋有一蛇黑質白章長尺許伏盤內其旁有巨蠍蜈蚣數十蛇每一動輒爲所螫蛇即輾轉縮繞如不勝其痛者因問此蛇終歲如是乎曰自一千二百餘年以來無日不如是此賊淫兇之罪上通於天然彼取精用宏既死之後分爲數魂羣仙議拘其原魂置之此獄受無量苦其餘魂則生在閩廣海濱爲梟徒蛋戶之賤妓稍久則患紫雲大麻瘋其病最劇至無人形又十餘年而後死死而復生世世如是今

廣東瘋院中有一受病最深者卽高湛之魂也王生曰如此罰不太酷乎且文宣帝之淫虐亦與高湛無異今果何在司賓者曰文宣帝之罪孽自然亦在地獄今不必復提恐傷吾主之心此賊所以受罪尤重者以其汙穢仙媛俾家詬辱至今不得上昇皆彼之所爲也王生曰此賊旣廢李后爲尼則后髮已髡矣嚮者見蓬髮如雲何也司賓者曰吾主旣入尼寺恐此賊復起淫心因微衣蔬食不肯留髮者七年此賊已死始復留髮然茹素誦佛則終身不改也言未旣蛇昂首竊聽旣而俯首

觸盤若服罪哀籲者忽有兩巨蠍從旁刺之蛇復大痛旋繞不止王生不忍復覩獄卒乃闔盤送入獄中仍鍵其戶司賓者復導之他遊凡三日觀覽已畢忽見一宮人捧榼到院贈以徑寸大珠一顆巨棗二枚曰此珠佩之可以辟邪此棗啖之可以益壽吾主無以爲贈聊表微意請從此別矣於是有兩蒼頭導之仍循原路送出洞口王生乃徧遊五臺盤桓一月始返晉陽其大珠珍藏維謹嘗以示冀君子偲置之暗室中光如明月可以觀書洵奇寶也

後唐韓淑妃爲眞仙

王生謁見李后之後美人仍常至王齋中王生問太原城內何地最幽勝可導我一遊乎美人索紙剪一驢叱之曰起忽毛鬣奮張清風肅然美人自跨其一使王生跨其一曰但閉目勿開視須臾至一處四顧空曠可十餘畝中有一小山土皆五色頂平如砥闊僅丈餘有石磴五六可列坐時在春杪夏初月明如晝山上下多芝蘭奇芬撲鼻又有海棠芍藥山茶牡丹之屬齊開如錦花大如盆皆非人間所有恍入仙界焉美人告之曰此山

吾輩名之曰韓邱世人不知也昔後唐莊宗爲晉王世子時娶晉陽人韓遼之女爲嫡室而伊氏女爲次妃韓夫人諱憎字靜娥容德尤盛以余所見二千年中晉產美人當以夫人爲第一與趙産李皇后相上下而貞靜端重尤過之夫人事舅姑甚孝莊宗旣卽王位夫人掌內政十五年力崇節儉至自磬糕餈以贍軍費時進直言箴規闕失佐莊宗艱難締造以得天下晨家女劉氏嘗爲夫人之侍婢久從在軍中以妖豔得寵生子繼岌遂重賂宰相豆盧革郭崇韜建議越次立爲皇后旣册

劉后莊宗乃迎晉太妃及韓伊二夫人由太原至洛陽相見有慚色始詔封韓夫人爲淑妃伊夫人爲德妃位亞皇后一等明年爲同光二年以中秋節賜后妃宴適南漢獻孔雀二十雙莊宗曰吾聞孔雀見美人則舞置金唾壺白玉磬明月珠於殿上能得孔雀全舞者賜之後宮寵嬪三十人相繼至孔雀有一二舞者有竟不舞者號國夫人夏氏至孔雀舞者六雙浙國夫人侯氏至舞者八雙侯氏即夾寨夫人也劉后豔服盛飾鳴珮珍然故作媚態孔雀舞者三雙耳后頗有慚色德妃伊氏

至舞者十雙是時淑妃年四十一尚如二十許人妃曰吾老矣豈能與年少婦人爭寵屏粉黛撤簪珥御敝衣爲宮中老媼裝束者珊珊而來衆皆聳目瞻視蕭然神驚孔雀二十雙皆舒兩翼如錦屏之高張異彩翔耀與淑妃容色相輝映既而和鳴應節對舞不已殿上下皆呼萬歲私相語曰此眞足母儀天下矣乃不得爲皇后而立假皇后耶莊宗以諸寶賜淑妃妃辭不受劉后竟自取之莊宗既得天下志意驕怠盤於遊畋劉后復導以減削軍費猜戮功臣激成大變四年三月李嗣源引

兵西嚮四月丁亥朔莊宗爲伶人所弒節度使朱守殷
入宫選宫女三十人以去其衙將關入淑妃宫見淑妃
纖麻哭泣歎曰天仙天仙乃出引軍士復入欲遂劫取
淑妃忽見宫門有丈六金甲神挺鞭而立瞋目視之衙
將驚怖走出三日而死明宗入洛陽即帝位遣使賜劉
后死韓伊二妃在宫中帝夙聞其賢不敢失禮然心畏
其逼也時遣人微諷二妃欲嫁之二妃皆搖指自誓固
請徙居太原以避嫌疑明宗敕有司供養如禮而年相
命加防閑有司遂希上指又加嚴焉給宅一區前後廣

圓各十楹二妃分居之各攜侍女四人有廁可十畝即此地是也有司於牆外圍之以棘而錮其門戶但於戶傍開一穴每日進飲食出糞溺焉頃之守門卒大言曰吾輩躍馬赴沙場立功取金印如斗大安能日月擔婦人糞乎其意蓋欲索賂云德妃予之卒爲出糞如故淑妃不與侍女之糞臭氣充積漸致疾病是時余奉羣仙命護視二妃余知淑妃本係眞仙暫謫塵世眞仙之糞輕清氣香積之可以祛疫乃爲設法通一陰溝每日侍女糞溺由此流出以水灌之余以七寶金盆獻韓淑妃

受其蘊積之關中比及十年遂成此邱土皆五色奇花
異卉甲乎宇內芳馨異常蓋得眞仙之靈氣也因指稍
北一石光明如鏡者曰此拜仙石也當韓淑妃居此室
時每臨窗玩月容顏上映月光照耀大地驚動吾族咸
來瞻望余每率吾族之將成道者百餘人拜於此石上
而淑妃不之見也迨二妃旣去舊宅遭兵燹爲廢址吾
族戀此勝境仍來聚會偶有人來謀營造者則出巨蟒
奇鬼以驚懼之故此地雖在城中而庸衆以榛莽棄之
千年以來獲常留爲吾輩食眞之所天上眞仙亦往往

間歲一臨焉羣仙以其爲韓妃積糞所成故名之曰韓邱也王生問曰二妃去此後徙往何處美人曰此事略見於五代史而後世不能知其詳唐廢帝時石敬瑭舉兵反遣使求援於契丹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使者三反契丹援兵尚未發或獻計曰唐莊宗嫡配韓伊二妃在此間契丹主常稱爲塞南第一麗人慕一見而不得今許獻之契丹主必大喜赴援必速敬瑭曰二妃年已逾五十奈何對曰二妃容顏甚少盍繪圖獻之敬瑭乃募善畫者潛往繪二妃之容遣使獻於契丹契丹主果

大喜曰昔匈奴得一王昭君遂為千古佳話今我一舉
而得二美人死且無憾即日班兵南下大敗唐兵册敬
瑭為晉皇帝敬瑭遣其宰相趙瑩等迎二妃將送契丹
軍中隱士鄭遨聞之曰石氏其無後乎二妃乃唐莊宗
嫡配天下之母亦敬瑭之母也而以賂敵人不滅何待
二妃皆哭罵石敬瑭非人也狗彘不食其餘矣皆欲求
死則已為人所守無隙可乘衆人强捉登車契丹去待
於穹廬盛設儀仗余恐二妃受契丹主之辱隱形從往
用障眼法迷契丹主契丹主遥望二妃皆皤然白髮老

媪也乃謂羣臣曰汝等豈以朕迎唐二妃爲好色哉昔
先帝與晉王約爲昆弟是朕與唐莊宗亦昆弟也莊宗
蓋世英雄國滅無後留此煢煢二嫂幾無立錐之地朕
甚憫之今迎養北廷以完二嫂之節即令二嫂年少色
盛朕亦決無他意可送二嫂與述律太后同居常爲太
后誦說中原舊典如漢曹大家故事此朕之志也契丹
主左右望見二妃皆額手曰眞天人也唐莊宗若立韓
妃爲皇后何至失國然如此福德之相而伶仃孤苦亦
可怪也契丹主後望見二妃容貌皆如花如玉然前言

已出不能悔也淑妃居契丹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六薨時異香滿室空中音樂嘹亮鹵簿甚盛蓋返其眞仙籍位云太后命以唐皇后禮葬之表曰唐莊宗神閔皇帝嫡配貞淑韓皇后之墓建憫節寺於墓旁明年德妃亦薨年五十四與淑妃同葬焉美人方與王生踞石對談不覺白露霑衣雞唱一聲東方將白美人乃呼趣二驢自跨其一拱手作別曰吾去矣吾所以來見君者為表章李韓二仙也今吾事畢矣遂冉冉向東南白雲深處而沒王生跨驢還館驢蹶然倒地視之紙也乃什襲

藏之美人自是不復至齋中

神護漢陵

光緒五年河南巡撫涂宗瀛奏稱孟津縣之鐵謝鎮相距里許有漢光武帝陵寢一區歷經遵守同治十二年河流沖刷套灣逼近陵垣兼沖及鐵謝鎮寨前撫臣派員修築魚鱗石壩迄今黃河北岸積有石子灘其形尖突挑水南趨石灘迤東長出攤心灘一片溜勢愈形洶刷致將鐵謝鎮臨河一面寨牆沖塌勢將淪陷該鎮爲順河船隻屯運糧穀碼頭居民二千餘家寨內有陰坮

后陵寢已沖去三分之一亟應籌款修防估計工料價銀四萬三千餘兩旋奏稱馳抵孟津鐵謝鎮查閱工程如漢后陵前磨盤石壩以及陵西石壩五道陵東託壩一道均按照原估丈尺拋築堅實其寨東崖尖及北岸石子灘尖亦均刨去初勘黃河南圈套灣已成入袖之勢寨邊大溜奔騰逐日坍塌興工以後河勢稍落大溜北趨南岸於墊工程易施僉謂靈祇效順原估需四萬餘金現僅用一萬七千八百餘兩等語先是孟津縣令夢見一金甲神告之曰我漢將軍賈復也奉上帝命將

以某月某日會同金龍四大王保護陰皇后陵寢汝可鳩集人夫先期興工并速請巡撫親臨工次俾我得以成功縣令問將軍既有神力屆期行事足矣何必借助巡撫金甲神曰不然夫巡撫爲陽世之尊官所謂當王者貴也若得千百人夫羣集河干藉其氣燄助我威靈則事半功倍耳縣令如言鳩工并請巡撫莅工屆期風雨驟至夜見神燈無數明滅河湄但聞波濤洶湧其聲如雷黎明視之則大溜已北徙四五里南岸河身皆淤爲平陸矣余嘗謂自古美人往往有容德而無福壽惟

陰皇后則容德與福壽兼著當時既備極尊崇身兼五
福足爲千古美人生色至其陵寢雖在二千年後尙獲
神靈呵護然後知中興帝后功德在民天之報之者厚
也

狐仙談歷代麗人

黔中某孝廉以博學高才主持風雅道光壬辰會試落
第出都每過名區輒停驂遊覽道出西安嘗策馬登眺
五陵且尋秦漢故宮遺址流連彌月忽忽已到中秋是
夕月明如晝孝廉在逆旅獨居無聊跨馬出郊玩月不

覺至未央宮故址荒煙蔓草滿目蒼涼正欲吟詩憑弔
忽見稍北有巍峩宮殿前行二里許見宮門內外闃寂
無人繫馬門外步行而入越室三重則見華燭滿堂陳
設璀璨有五六麗人望月而拜一麗人澹粧靚服年可
三十許尤覺端豔奪目甫拜而起徐步數周其行如輕
雲出岫諸麗人皆注目凝視步畢就坐嚶然細語口操
秦音其幽韻若微風振簫孝廉不覺移步上堂一麗人
呼曰有生人在此竊伺如此良夕被其攪擾可恨可恨
言已堂上燈燭盡滅復闃喑中有一人曰今夕良會雖

作罷論然此人本係雅士爲明燭留與一談堂上燈燭復明有青玉几兩座各設者盤清香沁鼻於是五六麗人圍坐一几孝廉特坐一几而向者濃粧靚服之麗人形狀服飾又稍變矣與孝廉寒暄畢謂之曰實告君我等皆非人也我等不幸墮入異類欲得仙訣其難過人十倍方其致力之初雄者須求世上忠孝勳業卓著之人與夫耆儒碩學擇一人而慕效之雌者須求世上容德兼茂之麗人擇一人而慕效之謦欬笑貌無一刻忘懷也言動舉止無一事相歧也如此步趨不倦五百年

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一千年之後始獲離獸而入人然後修鍊益精擴充益廣訪世人之可慕可效者必往從而取法焉如是者又一千年始得超列仙班我生於世二千六百餘年矣近甫脫離塵俗略識仙機因指其旁麗人曰此皆吾弟子也彼生也晚見聞尚隘故吾向者演習第一等麗人之狀貌舉止言笑以示之然吾成仙之日淺尙恐未能逼肖貽笑大方也孝廉問向所演習者何人也麗人曰前漢孝惠張皇后也此處卽北宮故址張后廢居於此者十七年每逢令序吾率諸弟

朱后隨欽宗北狩艱險備嘗卒於燕京年僅二十有六元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七歲册立甫一月而甯宗崩后守節三十六年實元宮一老貞女其遇皆有可憫者有明黜一流如息夫人烈媯楚平夫人伯嬴漢之戚夫人孝武陳皇后邢夫人尹夫人吳周瑜之橋夫人晉之明穆庾皇后穆章何皇后石崇之妾梁綠珠江南女子羅敷北周靜帝之司馬皇后隋之宣華夫人陳氏唐莊宗之德妃伊氏南唐李後主之繼后周氏宋之開寶宋皇后遼懿德蕭皇后金衛紹王之幼女岐國公主明福

王之選后徐氏此其人皆體質妍妙其性皆明慧柔婉而當以晉何后金歧國公主明徐后爲之冠何后諱法倪廬江何準之女年二十一穆帝晏駕后誦佛經守節四十餘年歧國公主自其父紹王爲強臣所弒與其母俱幽入高牆及元兵圍燕京乃以公主歸元太祖而議和焉太祖始舍金而攻西域金得以延國祚者三十年實惟公主之力徐后乃中山王之裔年甫十五被選入宮未及册立而殉南都之難蓋亦一貞女也有修嫮一流如秦穆夫人穆姬及其女偕蕭郎弄玉也晉文夫

人文嬴西楚之虞姬蜀漢先主之孫夫人吳孫翊之徐夫人晉之孝懷梁皇后秦苻登之后毛氏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明之費宮人石砫土司之妻秦良玉此其人皆天姿傑麗才識無雙智勇兼備其未及發攄而賫志以歿者當以孫夫人為之冠晉之梁后字蘭璧安定人司徒梁芬之女洛陽之陷羊后被虜而梁后殉節晉書失於紀載亦太疏漏矣有濟雅一流如晉文前夫人齊姜悼夫人杞姒晉文夫人哀姜昭夫人吳孟子漢孝成許皇后班婕妤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宏農王之唐

妃吳廢主亮之全夫人唐高宗之王廢后宋哲宗之孟皇后明宣宗之胡廢后武宗之夏皇后世宗之張廢后此其人皆窈窕貞慤雖蒙難居憂而秉節不回其德皆足以稱其容而容色之尤姝者實以全夫人爲之冠夫人錢唐人諱惠解十歲立爲吳皇后吳主旣廢貶夫人年十八而廢主卒崎嶇權臣劇寇之閒卒能保身完節時議憐之至於許后之獄由王莽鍛鍊而成其不足信也明矣以上共六十二人或端重或明豔或修嫮或澹雅各有所宜間世一出皆山川之間氣所鍾吾嘗年

師法已久皆能幻其形并能肖其神若其數體兼備不可以一格名如漢之王昭君吳長沙桓王夫人橋氏景皇后朱氏魏之文昭甄后唐之崔鶯鶯後周世宗之繼后符氏亦端重亦明豔亦修嫮亦濟雅無美不該夫昭君遭遇非時陷身匈奴世人多惋惜之不知其寢兩國之兵厥功甚大甄后以濳養袁氏之孤致遭譖害惓惓故夫其心可原橋夫人歸桓王未及兩年桓王遽甍夫人哭泣數月亦卒節烈可欽朱后舍子立姪大公無我可謂盛德遽遭反噬逼令自縊孫皓之罪上通於天崔

鶯鶯許字鄭恆從一而終元微之謀娶鶯鶯而不可得乃作會眞記以誣之亦見微之心術之不端符后宛邱人魏王符彥卿之幼女年十七世宗聘以爲后未及行禮而世宗崩后詣樞前成禮宋受周禪遷之西宮後竟遣出爲尼賜以玉淸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以上六人大抵嶽瀆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旣不以一格名卽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曰漢之孝惠張皇后后諱嫣大粱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

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惠帝崩后年甚少辟陽后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遠嫌如防大敵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美史傳絕無知之者斯可惜也一曰北齊文宣李皇后后諱祖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淑惠爲文宣帝所賓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湛即位慕后容德欲逼淫之后以死自誓然卒遭僇辱 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削髮爲尼

卒成仙訣一日後唐莊宗之嫡配韓淑妃妃晉陽人韓遂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妃之侍婢劉氏交通李相得超立爲皇后而妃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既殂妃居晉陽年五十二被虜於遼遼主以母禮事之妃常懸劒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日明熹宗之配懿安張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長女剛正嚴明深惡客氏魏忠賢而裁抑之客魏搆機陷害幾爲所撼及熹宗崩忠賢竟欲纂位后年甫二十一節能不動聲色密召莊烈帝立之其誅大憝寬延明祚闖賊入都后

得信稍遲自縊而懸絕幾落賊手危乎殆哉李嚴保
護之始得從容引決蓋若有神助焉此四人者大抵乾
坤之淑氣所萃或閱數百年而不能一見且本係神仙
中領袖偶到人間雖碩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足以擬其
形容如孝慈張后以淸雅勝文宣李后以明豔勝韓淑
妃以修嫮勝懿安張后以端重勝雖各擅一格而未嘗
不備諸體之妙吾竭力追摹但能形似十之六七而已
凡吾所舉其人皆見於史冊者此外委巷之間幽閨之
內與理沒空宮而不得一見君王者正復不少余素所

必儀尚有一百數十人但其姓字不見於史傳雖欲相告恐子不能記憶也孝廉以爲聞所未聞因與縱談古今人物其所評隲否是非多有出正史之外者正暢談間忽聞遠郵晨雞一唱麗人曰子可歸寓吾亦從此逝矣孝廉與之揖別出門上馬但見殘星幾點皓月西墮天已曙矣回頭一望宮殿已失所在惟有畦畛縱橫滿目沙礫而已孝廉自爲文紀其事余從黔人得見之惜已逸孝廉姓名因稍删錄之如此

同治癸酉年余在蘇州書局有友人見此文擕寄上

海申報館刻在瀛環瑣紀中已稍被館中執筆者竄改今特重著於此以存原璧

牛太守前生爲戰馬

吾錫汪寫園先生七佩以進士爲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歷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爲馬余既生在櫪間回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蹄齧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也仍令爲

馬不敢復求死旣壯而爲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刃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則吾主必爲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絓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爲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爲馬也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爲人也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爲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劃之痛徹心骨劃至蹄尖尤不

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歘意轉為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寫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月某日已而果然

庸盦筆記卷之五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遺經樓校本